

江湖一品郎（上）

九华山，位于皖南青阳县南西十里，亦名九子山，上有九峰，如莲花削成。

断魂岭便在九华山中，山势绵互，终年云雾缭绕，如在虚无缥缈间。一眼望去，它高高的耸立在群峰之中，一柱擎天，直入云霄，气势极是雄伟。

一轮火红的旭日方从东方缓缓升起，就在这黎明将至的时刻，一如过去无数的日子一样，不分春夏秋冬，不论风雪晴雨，每当这时候，在那绝峰之上，便会不断出现一片刺目的寒光闪电。

既象划过夜空的流星，又似电光石火，乍现即逝，仿佛无法捉摸的幽灵鬼火。

那可一点没错，造成这奇异景象的，正是一个小伙子在勤练那绝世武功“幽灵十八扭”配合那天光闪烁变化，转得那样的起劲。

小伙子看来只有十六七岁，这么冷的天光着上身，一头披肩的长发，一张五官端正，永远带有几分稚气笑容的娃娃脸，给人的印象只是个未成熟的猴崽子，怎么看也不象练就了一身绝世武功。

免讲是别人看了不相信，就连他自己也在怀疑，既然武功已练成，为什么师父还不让他下山？为什么，为什么……

为了证实自己确已具备出师的实力，小伙近几个月，练得天昏地黑，将师傅传授的独门绝技“幽灵十八扭”，已练到了九层九以上的火候。

既使练到了九成九，距十全十美还是差那么一个点儿，所以他仍需加紧苦练。就象他师傅常说：“练任何一种武功，必须练到无懈可击。否则，一旦遇上真正的强手，细微的失误，就可能是自己的致命之伤！”

小伙子把这番话紧记在心，大唱忘不了……忘不了……。

这时，只见他挥剑连连刺出三招，矫健的身形突然腾空冲志，一口气十七八个飞旋，三尺青锋化作了一片森森剑气，发出“咻咻”之声，射向四周数丈处的苍松。

刹时间，松针纷落，如同一阵骤雨。

就顺这电光石火间，小伙子凌空又一个大飞旋，剑身贯注九成九真力，竟将纷纷坠落的松针悉数吸住，连一根都未遗漏。

哇噻！这一手，真他娘的可不是盖的！

小伙子身形落下，一脸洋洋自得，美得冒泡的神气，真力一收，吸附在剑身上的松针便落了一地。

便在他自以为做了个很帅的动作，将剑打了连串的花圈归剑入鞘。

正在心里暗爽的时候，遥见一条娇小身影疾奔而来。

这时候，这地方，除了他那小师妹玲儿和之外，没有人会吃得那么饱的跑来，包括他那终年躺在石床上的师父龙驼子在内。

师父曾一再叮嘱玲儿：“你师哥练功时，绝不可以去打扰他！”奔来的

果然是玲儿。

这小姑娘才十三四岁，眉目清秀，尤其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水汪汪，仿佛会说话似的。

现在就可看出，她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过两年长大了，不知要迷死多少人呐！

正在这时，急听附近发出一声轻叹。

小伙子耳朵可尖得很，闻声立刻跳了起来，喝问道：“什么人？”

眼光一扫，只见数丈外的崖石旁，一条人影疾掠而去。

小伙子大喝一声：“站住！”

身形暴射，抓剑急起直追。

可是那人身法之快。简直快得不可思议，小伙子虽施展绝顶轻功拦截，仍然无法追及。仅只几个起落，转眼之间，已不见那人影踪。

小伙子气得痛骂一声：“你娘咧！”由于耽心小师妹，不能一路追寻下去只得赶回峰顶。

小伙子走回去对玲儿道：“奇怪，咱们这里十几年来连个鬼影子也没见到，今天怎么会有人来啊？”

玲儿急道：“一定是刚才去见师父的那人！”

小伙子猛眨了眨眼。歪头问道：“你见过他？”

玲儿点了点头道：“我只顾着说我自己的事，可忘了这档子事。刚才我经过师父的洞口，听见有人在里面说话，以为是师父和你。那知一到洞口，就听出是个陌生人的声音，正在跟师父谈到师哥……”

小伙子左眉一挑，“哦？”了一声，迫不急待问道：“那家伙跟师父说我什么？”

玲儿想了想，道：“他和师父好象已经谈了很久，我只听到师父说：‘不行啊，帅儿这孙子命犯桃花……’，对了，师哥，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命犯桃花’？”

“当然……不知道。”

小伙子摇摇头道：“我懂的也没比你多多少……这个以后再讨论，他们还说了什么？”

玲儿摇头道：“当时我急于找师哥，没注意听，好象看见那人拿了幅画交给师父，我就急急赶到这儿来了。”

小伙子搔搔鼻尖，问道：“他交给师父的是什么画？”

玲儿摇了摇头道：“不知道啊！”

敲了敲脑袋，小伙子道：“要知道还不简单，找师父问去！”

玲儿叮嘱道：“师哥，你可不许告诉师父我流血的事喔，否则我就不理你了！”

小伙子笑眯眯地道：“好啦，我的嘴巴没那么大哪！”

于是，小师兄妹俩便手牵手，直朝另座山峰奔去。

没多久已来至悬崖峭壁间，一处极隐蔽的山洞。

洞内的石床上，盘坐着个花白长须的灰袍老人，只见他浓眉如帚，眼如铜铃，双目启合间，精光四射，足见他的功力深厚惊人。

小师兄妹俩一进洞，立即双双趋前跪下，规规矩矩，正经八百地恭谨道：“帅儿、玲儿叩见师父，替您老人家请安哪。”

灰袍老人便是龙驼子，他微微一笑道：“娃儿们免礼起来吧！”

小师兄妹俩齐声恭应，双双起身恭立石床前。

在师父面前，机灵的小伙子乖得跟孙子一样哪！

现在，就见他灵活的眼珠子滴溜溜地一转，瞄了玲儿一眼，样子很乖地道：“听说，方才有客人……”

玲儿要阻止已来不及了，只好瞪了他一眼。

龙驼子和颜悦色道：“玲儿，原来你在洞外偷听哪，听到了什么？”

又瞪了小伙子一个白果眼，玲儿忙分辩道：“师父，我可不是存心偷听的哦，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过，我怎么知道突然会有客人来嘛。我……我本来是要来向师父请安的，才到洞口，就听见有人在跟师父说话，我怕打扰你们，赶快就走开了，真的什么也没听见……”

小伙子也不想小师妹太漏气，斜了她一眼道：“是真的，师妹什么也没说，只告诉我说师父有客人。师父，来的客人是谁啊？”

龙驼子笑道：“不用多问，以后你会知道的。”

随手拿起身旁一个画轴，递给小伙子道：“帅儿，把这个带回你自己的洞里去，仔仔细细地看，一个时辰之后，来告诉我看出画中有什么玄机。”

小伙子接过画，眨眼道：“是！”

玲儿好奇地道：“师父，我可不可以……”

她也想插一脚。

龙驼子正色道：“不可以打扰你师哥，让他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才能悟出其中玄机。”

“哦，这样啊。”

玲儿很失望，只好看着小伙子拿了画轴出洞。

小伙子住的山洞，距离龙驼子的山洞不过七八丈，洞里也是简单简单，谈不上陈设。不过他比师父好些，石床上至少还有棉被和枕头，不象龙驼子一无所有，干干净净。

怀着好奇的心，一回洞内，他就迫不及待地展开画轴，本想大概不是文字便是山水，哪知画中竟是个赤裸裸，一丝不挂的艳丽女子！

哇噻！这真伤脑筋的是怎么回事？

龙驼子虽不喜欢成天板起脸，故作“严师”状，但也不至于跟弟子开这种玩笑嘛。

究竟这是搞啥飞机？！

小伙子实在莫名其妙，不过觉得有这种机会，不看的是呆子，惹笑的看

着画。

他强忍了一下，身子打了一个颤赶紧提了画轴，把它挂在石壁挂衣物的钉子上。

然后退后几步，睁大眼向画上看去，只见画中裸女的尺寸与真人相似，栩栩如生，极是美艳动人。披肩的秀发，由高举屈向脑后的双臂挽起，摆出个撩人的姿态，称得上风情万种。

一张瓜子脸，两道细细上挑的柳眉，配上一对勾魂摄魄的单凤眼。悬胆似的鼻子，樱桃小口，还有一双迷人的小酒窝，简直美的冒泡……不！比冒泡还美，都美呆啦！

师父既说明画中暗藏玄机，应该不是青菜（随便）讲讲，那么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一个时辰之后，师父等着他的答案，到时候他可不能说只看到一个脱得光光的女人吧？非得瞧出个所以然不可！

小伙子全神贯注，用心地端详着那幅裸女画。

他这时才看出，裸女身后画的并非风影，而是以密密麻麻小字组合成的图案，走近细看之下，尽是一些古里古怪的句子，横七竖八地排列着，既象符咒，又似佛家偈语，教人看得莫我其妙。

莫非所谓的玄机，并非画中裸女，而是在这密密麻麻的小字中？

一般人展开画轴，必被画中裸女所吸引，那会注意那些小字。小伙子不禁笑了起来，心想：“哈哈，我可真是天才，果然看出玄机，这可难不倒我了，一定能找出答案来！”

这下就象大家乐迷求得了明牌哇！小伙子心里爽得要死，心想自己天纵奇才，聪明绝顶，当然能发现画中的秘密了。自我陶醉了好半天他才又走近些，几乎把眼睛凑近到画上，以便能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个仔细。

眼睛和鼻子都长在脸的同一直线上，既然要用眼睛仔细看那些小字，鼻子自然也凑近了画。

只见一股异香扑鼻，沁人心肺，想是画上喷了不少香料吧。小伙子对画中裸女可望不可及，心里痒得很，却看得见摸不到，只好对字句下手，全神贯注地看着。

可惜看了老半天，仍是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看着，看着，他已看出了神……

突然间，他似听到一声轻笑。

“谁？”小伙子回头急看，却不见一个人影。

嘿！铁定是小师妹禁不住好奇，悄悄跟来在洞外偷看。

小伙子出其不意地冲出洞外，眼光四下一扫射，却未发现玲儿踪影，不禁歪了歪嘴道：“你娘咧！我的耳朵一向最尖，怎么会听错！”

虽然对自己的耳力是“信心一百”，但没人就是没人。

既然一无所见，他只好回进洞内。

你娘咧！要不是眼睛看花了，就是见鬼啦，画中裸女竟冲着他嫣然一笑
呐！

小伙子急忙双手用力揉揉眼睛，再定神一看，画中裸女正秋波微转，绽
出慑人心魂的光芒。

朱唇轻启，露出编见皓齿，可不正是在向他笑吗？

“你娘咧！邪门儿……”

话犹未了，画中裸女竟走了出来。

真是活见鬼了，胆子再大的人也会变成胆小鬼！

小伙子顿时惊得魂飞天外，胆都给吓没了！大叫一声：“妈妈嘍啊！……”
掉头就要逃出洞去：

那知一头撞上个物体，竟把他弹得倒退两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定神一看，竟是撞上了画中走出的裸女身上！

小伙子坐在地上，眼珠子骨碌碌直转，心想：“则才她分明在我身后，
怎么一眨眼到了我前面？唔……这女子从画中走出，不是妖魔就是鬼怪！”

仗着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他立刻长出胆子，喝问道：“你娘咧！你究
竟是人是鬼？”

裸女笑而不答，扭腰摆臂，烟视媚行地向他逼近。

这女人想干什么啊？

小伙子来不及跳起，连连挪动屁股向后直退，一面警告道：“你别过来
哦！否则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裸女根本不理他，突然向前一扑，扑在了小伙子身上。

玉体入怀，但觉她全身散发芳香，可使他这个“在室男”、“童子鸡”
不知该怎么表现才好，情急叫道：“喂喂喂，快起来，你要干嘛？……”

哪知裸女可真是热情如火，低下头去，抱住他就狂吻不已。

小伙子神志还算是清醒的，猛然想到，这裸女是从画中走出的，非妖即
怪，并非是活生生的真人，可不能着魔啊！

这一猛然想起，顿觉灵台清明，急忙运足真力，猛向压在身上的裸女推
去。

但说也奇怪，他这双手猛推之力，足可推动千斤巨石，却推不动这裸女。

两手推去竟虚若无物，根本毫无着力之处。

可真是邪门啦！

小伙子本想推开她，才发觉力不从心，双手居然推不动这裸女……也不
想推啦！

突然间，小伙子想开啦，不玩白不玩，双臂一把紧紧抱住了裸女。那知
她在吊足小伙子的胃口后，竟用力将他一推，霍地撑身而起，急向画中逃去。

小伙子已被她搞得心痒，那容她逃走，跳起身就拦在画前，干笑道：“你
娘咧！你存心吊我胃口？”

裸女“嘍”一笑，回身就向洞口逃去。

小伙子一个箭步射去，将裸女抱了个正着。

裸女奋力挣脱，又向画中逃去。

小伙子已快狂了，扑上去一把将画扯下，撕了个粉碎，邪笑道：“看你往那里逃！”

画轴已毁，裸女眼见逃不回去，只得回身再往洞口逃去。却被小伙子扑来，一把紧紧抱住。

只听她情急大叫道：“放开我！放开我……”

原来她不是哑巴？！

只听她哭叫道：“师哥，别这样嘛……”

师哥？师哥！

小伙子一听，差点儿没昏倒，急忙将她放开，小伙子窘红着脸，笑得甚瘥：“师妹，怎么，怎么是你……”

玲儿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哭道：“不是我还有谁？”

“嗯……”小伙子张大了嘴，却实在是说不上口。

他急忙回头一看，那幅画已被他撕得支离破碎，纸片散落了一地。

回想起刚才火辣辣的情景，他不仅感到莫名其妙，更觉脸热热地，干笑道：“这，这是怎么回事……”

玲儿嗔道：“谁知道你发什么疯！师父看一个时辰快到了，要我来叫你，一进洞就被你抱住……哼！看我待会儿非告诉师父不可！”

小伙子猛搔头发，干窘直笑：“师妹，千万不能告诉师父，我，我真的不知道是你啊！”

玲儿愤声道：“哼！你以为是谁？”

小伙子心知这事太玄妙了，说出来她也不会相信，铁定说自己乱盖，一时不知如何解释，露出苦脸窘笑：“那，那幅画……”

玲儿眼光一扫，这才发现满地碎纸，不由地惊问道：“师哥，你把那幅画撕了？”

小伙子抽着嘴角道：“唉！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算啦，咱们去见师父吧。”

玲儿却好奇道：“师哥，你说给我听听嘛。”

小伙子偏头想了一下，觉得说也无妨，叹笑：“那幅画是个不穿衣服的女人，那裸女竟从画中走出来……”

不等他说完，玲儿果然娇斥道：“活见你的大头鬼！”

小伙子笑得甚逗人，道：“我说吧，你不会相信的。”

虽然不相信，玲儿还是追问道：“后来呢？”

小伙子哪好意思把刚才那种限制级的场面说出来啊？妨碍风化嘛！只好讪言地道：“后来……后来……后来你就来了。”

玲儿对这回答很不满意，小鼻子一皱道：“好！你不说，我去告诉师父你欺侮我！”说完转身就冲出洞去。

小伙子哭丧着脸：“师妹！师蛛……”

追出洞外，玲儿早已一溜烟逃远。

反正追不到了，小伙子只好苦笑不已，硬着头皮去见师父。进入洞内，只见玲儿已站在龙驼子身旁。

一见师父脸上并无怒容，心知小师妹只是故意吓唬他，没有当真打小报告，把她刚才在洞内，被强吻的事说出。

龙驼子作个手势道：“玲儿你出去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你师哥谈。”

玲儿恭应一声，向小伙子扮个鬼脸，才偷笑着出洞而去。

不等龙驼子开口，小伙子就上前道：“师父，那幅画好奇怪噢……”

龙驼子笑道：“我知道，你看出画中的玄机了吗？”

小伙子吐吐舌头，笑得甚：“我，我把它撕了……”

不料龙驼子非但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道：“好！好！撕得好！不过，那幅画可花了你师叔不少心血啊！”

小伙子张大眼睛，奇怪地道：“今儿早上来的是师叔？”

龙驼子微微点了下头道：“你师叔就是为了你师兄妹而来，特别是为了你。”

小伙子揉了揉鼻子，笑嘻嘻地道：“师父，这位师叔一定很喜欢开玩笑吧，否则怎么会带了那幅画来……”

龙驼子正色道：“不许胡说！你师叔人称神算子，精通易理及紫微斗数，根据你的生辰八字推算，你一生命犯桃花……”

小伙子眨眼呵呵笑起来：“师父，什么叫命犯桃花？”

龙驼子道：“唔……简单的说：就是你一生中会遭遇到很多女人，为情所困，也会为你带来不少麻烦……”

小伙子这才抽着嘴角道：“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龙驼子接下去道：“你师叔为了要试试你，看你是否能冲破它，所以带了那幅画来。想不到你不为所惑，将它撕毁，足见定力已够。否则，还得等三年之后，为师才能让你下山去。”

小伙子讪邪：“我是不让那娘们逃回画中去，才不得不将画撕毁啊！”但他嘴上却说得很逗人：“不！弟子不要下山，我要永远跟在师父身边。”

他没别的本事，就会“假仙”！

龙驼子欣慰地笑道：“傻孩子，别说傻话了。虽然你的孝心可嘉，但你仍要到江湖上去打破你的身世之谜。”

小伙子歪着头道：“师父，你老人家不是告诉弟子，是在山中无意间拾到的弃儿，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不知发现了什么线索，有什么和我的身世有关呢？”

龙驼子郑重道：“那是不愿让你太早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免影响你练武啊。”

小伙子顿时快笑裂了嘴，道：“那师父早就知道弟子的姓氏喽？”

龙驼子微微点头道：“你叫杜小帅。”

小伙子摇头晃脑地重复念了两声：“杜小帅……杜小帅……嗯，还满象个名字……”又问道：“师父怎会知道的？”

龙驼子道：“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我在山边听见婴儿啼哭声，循声在深草丛中发现了你，当时你受了很重的伤，我就把你带回山洞救治，所幸你命大，几天后就渐渐好了起来，在你身上留有血书，上面只有你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另有一块玉佩，和一面令符。”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当时你身上只发现这几样东西，无法知道你的身世，为什么被弃在山中。后来你师叔来了，我托他设法去查明。根据那面令符，他各处明查暗访，终于获知那是‘阎王令主’的令符。据江湖中传闻，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阎王堡内闯入一批黑衣蒙面人，个个武功不凡，一时杀声四起，使堡内的人被攻了个措手不及，包括堡主在内无一幸免，但事后却未发现夫人及少堡主尸体。阎王令主姓杜，你身上又有那面令符，而且以你的年龄判断，那就铁定是他唯一的幼子没错了。”

杜小帅听得眼泪和鼻涕齐下，道：“那，那我娘也没死，为什么丢下我不管了呢？”

龙驼子叹了口气道：“那就不清楚了，你师叔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去查，可惜查不出一点头目。后来风闻为师的两个对头，正在各处找我，就不敢再来这儿，以免被他们发现了会跟踪……”

杜小帅别的本事没有，表情变化最快，他立刻收起哭容，满脸好奇地问道：“师父的对头又是什么人？”

龙驼子的神色突然凝重起来，恨声道：“就是让为师在石床上躺了这么多年的那两个人，杨小邪和小小君！”

杜小帅立刻破口大骂道：“你娘咧！听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个玩意儿什么杨小邪，小小君，那象正人君子，去他娘的个球！”

龙驼子听了笑道：“帅儿，真让你给说对了，他们正是江湖上出了名的两个大混混！”

杜小帅揉了揉鼻子，捉弄谑笑：“哼！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要真敢找来，凭师父的武功，再加上弟子和玲儿，不教他们吃不完兜着走才怪！”

龙驼子摇摇头，沮然道：“这你就知道了，那杨小邪人如其名，满身邪气，从来不务正业，吃、喝、嫖、赌之外，还外带拐、骗、讹、诈。凡是歪门邪道的玩艺儿样样精通，坏事做绝。但他确实有两把刷子，据说武功来自大漠，一手飞刀已出神入化，天下能躲过的大概没几个。尤其是他的‘跑功’，更教人不得不服……”

杜小帅听得满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师父，‘跑功’是什么东西？”

龙驼子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轻蔑道：“哼！那门功夫谁都会，就是遇上打不过的人，掉头撒腿就跑，只是他跑的特别快，没人能抓得住而已。”

杜小帅不可一世地笑：“最好他别遇上我，否则我用‘幽灵十八扭’，看他往那里跑！”

龙驼子含笑道：“会有这一天的！”

杜小帅又问道：“师父，还有那个什么小小君呢？”

龙驼子拿起身旁的小茶壶，啜了两口，润润喉咙始道：“小小君一生拿钱替人办事，武功相当高，尤其是那‘摘星手’和‘天人十八闪’，号称武林二绝。这两人表面上行侠仗义，其实一肚子坏水，狼狈为奸。为师十几年前就看穿了他们是欺世盗名，正好有件事与为师有关，便约了他们到亡魂谷作一了断。没想到两个混球不顾江湖道义，竟联手合攻为师。他奶奶的！幸好为师功力深厚，十招之内让他们各捱了一掌。杨小邪一看打不过我，掉头撒子就跑。为师那容他逃走，立即施展‘幽灵十八扭’急起直追，眼看就要手到擒来。他奶奶的，真是，就在那节骨眼上，‘格巴’一声，竟然，竟然……”忽见他老脸一红，竟说不下去了。

杜小帅正听得津津有味，差点没鼓掌叫好，立刻追问道：“‘格巴’一声以后怎样了？”

龙驼子很丑地道：“那时为师已扭到了十七扭，正要扭出十八扭，偏偏这一扭……‘格巴’一声闪了腰啦！”

杜小帅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一看师父满脸通红，急忙强自忍住了。

谁都知道忍笑是最苦的，但为了不让师父出丑，再苦也得忍着！

龙驼子干咳了两声，借以的掩饰自己的窘态，然后接下去愤愤地道：“小小君那王八羔子，一见为师闪了腰，竟趁人之危，‘摘星手’闪电般出手，点中了我的笑腰穴。两个小贼这下可乐了，哈哈大笑不顾而去把为师一个人丢在山谷里。可怜为师一个人象发神经似的，在亡魂谷中笑了整整三天三夜，最后总算运足真力，冲开了穴道。一出山谷，为师就想去找他们算帐，偏偏……唉！真是啊，笑了三天三夜，腰杆子竟已僵硬不听使唤了。无可奈何，为师只好决定先回九华山来养伤，那夜经过山边，正好听见婴儿哭声……说来也算你命大，要不是我回来养伤，再拖延一天你就活不成了，这大概是冥冥中的安排吧。唉！谁又会想到，为师在石床上，一躺就躺了十几年……”

杜小帅忙跪下道：“弟子日后下山，一定要去找那两个王八羔子讨回公道，以报师父的救命及养育之恩！”

龙驼子欣慰笑道：“起来，起来……”

等杜小帅站了起来，始接道：“本来为师要等你满了二十岁，艺成下山时，才告知你一切的。但今晨你师叔特地赶来，据他推算，五百年始出现一次的‘钱塘江血龙’，今年中秋将在江南出现……”

杜小帅搔了搔头发，道：“钱塘江血龙？！”

这是啥玩意儿？

龙驼子微微点头道：“不错，为师也曾听过有关它的传说，据说它已活了两千多年，每五百年出现一次，吸取日月精华，然后静伏海底。它的血具有起死回生神效，而它的内丹，更是稀世珍品，练武的人若能取得服下，立时运功，将它纳入百穴与真力混合一体。不但能脱胎换骨，更能增加数十年

功力。

如今江湖中已风风雨雨，准备届时各显身手，看谁能有此幸运。帅儿，为师已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你所差的只是火候与功力。这两样都不是一蹴而成的，必须借以时日，纵然再留你三年五载，进境仍是有限。

你师叔今日特地赶来与我相商，便是认为这是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好良机，希望你能提前下山，去一趟江南，也许……”

“也许可以死得很难看！”

杜小帅忍不住叫道：“爱说笑！天下那么多高手，那能轮到弟子……”

龙驼子斥道：“帅儿！你怎可如此没有志气，难道你不想报那血海深仇了？”

杜小帅这才想起来，糗笑：“是！弟子一定去江南，全力为师获取回龙血和它的内丹。”

龙驼子笑道：“傻孩子，为师已是风烛残年，要那个干吗，还想争霸武林不成，那全是为你啊！”

听了这话，杜小帅知道得表示一下，忙跪下道：“多谢师父成全！”

龙驼子道：“起来……”

等他站起来后，轻叹一声道：“这只是我和你师叔的美梦，至于能不能实现，那就得看你自己的机遇和造化了。”

杜小帅别的没有，信心最多，他信心十足道：“弟子一定全力以赴，绝不辜负师父师叔的期望！”

龙驼子欣然笑道：“好！很好！”便拿起身旁一只长方形木匣。递向前道：“这匣内有你当年身上留置的血书，玉佩和令符，以及为师替你准备的一柄匕首，作为防身之器，还有少许碎银，带在身边作为盘缠，省着点用。”

杜小帅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打开匣盖一看，只见匣内折叠的一块白绢，象是从衣裙上撕下的，用血写的字迹经过十几年岁月，已变成暗朱色。

拿出展开来，果见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生辰八字。

小伙子不由热泪盈眶，再取出那块血红色玉佩，只见上面雕了一条栩栩如生的龙，一看就知不是凡品。

另一面掌心大小的黑色令符，沉甸甸的，看不出是铁或木制成，正面只雕着一个骷髅，既无文字，亦未见其他任何标记。

最后拿出的，却是把毫不起眼的古旧匕首。

忽听龙驼子着重其事道：“帅儿，这柄匕首你可别小看了它，如果用为师针对小小君和杨小邪，所创出的‘君邪手’，配合这把匕首的话，它便能发出剑罡，百步之内伤人于无形，霸道无比。神兵利器，有德者居之，如用之伤天害理，则必遭天谴。帅儿，望你凡事必循天道而行，切记！切记！”

杜小帅当然只能答道：“是！弟子不会忘记的啦。”

龙驼子叮咛道：“这几件东西，你要妥善藏在身上，不可轻易显露。”见杜小帅将各物一一藏在身上，又道：“对了，还有一件事，你此去江南，

可顺道去姑苏城外天残寺，求见一位法号天残子的老和尚，唯有他才能解开玲儿的身世之谜。”

杜小帅摇了摇头道：“师妹也跟弟子一样，身负血海深仇吗？”

龙驼子摇了摇头道：“这就不太清楚了，当年他是把玲儿托付给你师叔的，你师叔终年行踪不定，无法收养一个女娃儿，才抱来交给了我，当时亦不清楚她的身世。”

杜小帅想到师妹的“症状”，虽然答应不说的，但不说行吗？使道：“师父，有件事弟子本来答应师妹，不告诉你老人家的，可是弟子如今要下山了……”

龙驼子笑道：“不用耽心，女孩子长大了，那只是生理上的自然现象罢了。”

杜小帅歪着头，诧异地道：“师父怎会知道的？”

龙驼子道：“你拿了画回洞去看时，为师就发现她的脸色不对，问她那儿不舒服，她又不肯说。最后我故意装作很生气，她才吞吞吐吐地，把真相说出来。玲儿的事不用耽心，为师会照顾她的，你安心去江南吧，在外一定自己多保重！”

杜小帅这才放心，含泪辞别师父而去。

杜小帅刚下了山峰,就听庙后传来玲儿急促的呼唤声:“师哥!师哥……”猛然转眼一看,玲儿正急如星火地追来。

龙驼子揉了揉鼻头,咕哝:“勾勾甜(纠缠不清)的来了!”

玲儿气急败坏地奔来,嗔责道:“好哇!小师哥,你要下山连说都不说一声就溜了啦!”

杜小帅心中正盘算如何摆脱她,干笑道:“我,我……”

玲儿冷哼一声,很生气地道:“放心,不是我来追你,是师父忘了这个,要我追来交给你!”

把手一伸,掌心上托着个小小锦囊。

“这样啊,多谢啦!”

杜小帅正伸手去接,她却把手缩回道:“等一等;师父要我告诉你,这个锦囊要好好藏在身上,在遇见杨小邪和小小君时才可以拆开,不能给其他人看哦。”

杜小帅俏皮地立正,故作正经道:“是!”

玲儿刚把手伸出,又缩了回来,问道:“你对我没话交待?”

“交待?”杜小帅咕哝着道:“又不是要死了,还遗言呢!”

“小师哥,你说什么?”玲儿没有听清楚。

杜小帅笑瘪着嘴:“师妹,我不在时你多保重……”

玲儿道:“这个我自己知道,用不着你当鸡婆!”

机灵的杜小帅马上又道:“师父请你多……”

不等她说完,玲儿已接道:“放心,我会照顾他老人家的!”

杜小帅连碰她两个软钉子,心想:“她是吃错了药,还是那根筋不对劲?”

想了想,啊哈!总算给他想到了,邪笑:“哦噢,对了,待会儿你回去告诉师父,等我回山时,要重重赏我。”

玲儿道:“你还向师父讨赏?”

杜小帅故意道:“当然哪!这次我是去打拼的也,弄个不好连小命都难保。如果能一切顺利,成功回来,难道师傅不该重重犒赏我?”

玲儿问道:“你想要师傅赏什么?”

心中偷笑,杜小帅故作一本正经道:“把你赏给我呀!”

玲儿怔怔地道:“把我……”随即会意出是什么意思,嗔声斥道:“少来!我才不愿意呐!”

杜小帅耸耸潇洒地道:“不愿意就算了,反正江南出美女,我自己带几个回来好啦!”

玲儿气得把眼一瞪道:“师哥:你……”

杜小帅黠笑道:“我是真心真意想娶你,可是你又不愿意,总不能要我出家当和尚吧?”

玲儿面红耳赤道：“不跟你说了，拿去！”

随即把锦囊向前一递。

杜小帅怕她又耍花样，急忙伸手接了过去。

揣入怀中，笑得甚是逗人：“谢谢你啦！”

玲儿不依道：“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一声谢谢就把我打发了？”

杜小帅呵呵地笑：“那你要我怎么谢？”

玲儿犹豫了一下，才羞红着娇靥，伸手指指自己嘴唇。杜小帅故意装糊涂道：“你嘴唇怎么了，也肿啦？”

玲儿嗔声道：“你少装蒜！刚才在山洞里，抱着人家……”

杜小帅装出这才恍然大悟道：“哦噢，是不是要我亲亲你？”

玲儿微微点了下头道：“唔……”

杜小帅笑瘪想道：“小师妹居然食随知味，被我一吻，上了瘾啦！”

他笑声不绝：“这可是你自愿让我亲的喔！”

玲儿又羞又喜，闭上眼睛，仰起脸来，噘起小嘴，摆出等等亲吻的姿势。

你娘咧！现在不走，要拖到什么时候！

杜小帅横下心来，趁机一转身，施展轻功疾掠而云。

玲儿不见他采取行动，正暗觉诧异，突闻衣袖带风声响，情知有异，急忙睁眼一看，杜小帅的人影已在数十丈外，追之不及，气得小姑娘一蹬脚，哭了起来。

杜小帅既听不见，也看不到——半故意的。

他连头都不敢回，一路施展轻功，疾奔如飞地出了九华山，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地方。

一旦离开九华山，杜小帅可有点六神短路。

他在山外向樵夫问明路径，便宜向南行。

由于从未出过门，路径不熟，竟舍直取弯，走上岔路，绕向了铜山。

正觉得走的路不太对，想找个人再问问路，突闻远远传来一阵喝叱喊杀声。

小伙子吃饱撑着，循声赶去，尚在十余丈外，便见七八个壮汉，正在合力围攻一个鹑衣百结的小叫化。

这些壮汉武功不俗，个个都有两把刷子。而小叫化看上去只不过十五六岁，却是身手伶俐，使他们一时奈何他不得。双方打得可真热闹，既精彩又刺激，现代人的那些肢体语言可都是这样学来的！

壮汉们见久战不下，似已打出火气来，为首的那个一打暗号，便见其他人纷纷发出暗器，齐向小中化招呼去。

小叫化虽滑得象条泥鳅，但仍然顾此失彼，一个不留神，被一支暗器射中大腿，痛得大叫一声：“哇！……”便不支倒在地上。

壮汉们见状大喜，一拥而上，正举刀要将小叫化大卸八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闻一声大喝：“等一等！”

随着喝声，一条人影如大鹏般飞掠而至，正是那好管闲事看不过去的杜小帅。

小伙子人到掌发，一出手就震飞了两名壮汉砍下的钢刀，使得其他人为之一惊，全傻了眼。

为首的壮汉不禁惊怒交加，怒视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小伙子，恶狠狠道：“小子！你不想活了，敢架梁子？”

杜小帅眼光一扫，呵呵干笑道：“你娘咧！你们这么多人，欺侮人家一个小娃儿，你们娘是不是忘了长脸给你们啊？”

小叫化一听，坐在地上鼓掌喝采道：“对，没有错，不要脸。骂得好！”

为首壮汉怒喝道：“好你妈个屁！两个一起杀，大家上！”

七八名壮汉齐声呐喊，一拥而上，各自挥刀砍杀。

杜小帅揉了揉鼻子，笑得甚捉狭：“哇噻！看样子是玩真的啦？”

小叫化已忍住腿上的伤痛，霍地跳起，接道：“没错，他们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怕事就快溜吧。”

杜小帅笑瘪着嘴道：“爱说笑！……”

眼看两把亮晃晃的钢刀迎面砍来，哪容他迟疑，身形一晃，出手如电，使两名壮汉连看都未看清楚，持中钢刀已被他夺下。

小叫化这下可乐了，用川语赞道：“格老子的，硬是要得！”同时伸手在杜小帅肩头上用力一拍。

杜小帅毫无实际应敌经验，突觉肩上被人重重一拍，一时分不出是敌是友，一把抓住小叫化尚未及撤回的手腕，竟将他来个“过肩摔”，把他给摔了出去。

小叫化身不由己，飞身摔出，惊得大叫：“啊……”

眼看为首的壮汉正抡刀砍来，小叫化情急之下，凌空身形一扭，双脚齐蹬，才使整个身子偏开，硬硬避开突来的一刀。

仅仅只差半尺，他就被钢刀劈成了两片！

“叭”地一声，小叫化重重摔跌在地，气得冲着杜小帅大骂：“有没有搞错啊？你到底在帮谁？”

杜小帅露出了苦脸窘笑着，眼见为首壮汉已抡刀砍来，干脆以行动表示啦。

只见他双掌一翻，“君邪手”已出手。

为首壮汉一刀砍下，只听得“叮叮当当”数响，一把钢刀已断成了好几节。手上仅握着短短的刀柄。

他吓得傻了眼，几乎不敢相信，甚至怀疑这把刀是不是钢铁打造的？也许是木片做的仿冒品吧！

还呆呆的站着，杜小帅又飞起一脚，踹了他跌个狗吃屎。好死不死地，他也跌坐在小叫化身旁，两个好象在那里促膝长谈，又似在玩“排排坐”。

小叫化趁壮汉还呆滞得可以时，身子往后一翻，补上一脚，踹得他连翻

带滚，跌出了一丈开外。

其他四五名壮汉正扑向杜小帅，纷纷以暗器出手。

小叫化一眼瞥见，惊叫道：“当心暗青子！……”

嘿！哪用他当鸡婆，人家小伙子的剑早已出鞘，一个大幅度的飞旋，便将射来的十几件暗器，悉数吸在了剑身上，一件也未遗漏。

小叫化不由地又大声喝采：“有够赞！”

可怜那几个壮汉，却已惊得目瞪口呆，看傻罗！

这简直太玄乎了嘛！

为首壮汉刚好跳起身来，见状也傻了眼，心知遇上了扎手货色，凭他们这几块料，实在不够瞧的。只好忍了口气，双手一抱拳道：“这位小兄弟真高竿，恕咱们弟兄照子不亮……”

杜小帅真力一收，吸在剑上的暗器落了一地，随即归剑入鞘，眼皮一翻，说道：“你娘咧！少说废话，你们究竟还打不打了？”

为首壮汉倒也干脆，皮笑肉不笑地道：“嘿嘿，打不过还打个‘熊’，自然不打啦！”

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呐！

杜小帅洋洋得意谑笑：“那就快滚吧！”

为首壮汉恨声道：“小子，你少暇拜（神气），有种就留下名号来，咱们日后好有所回报！”

杜小帅笑声迎人道：“不必客气，我揍了你们，还要向我回报，那多不好意思……”

小叫化听得一呆，差点没当场昏倒！

没想到他武功如此之高，竟然是个二愣子，忙趋前道：“喂！你有没有搞错？他说回报的意思，就是要找机会打还你啊！”

杜小帅这才明白，干窘直笑：“噢，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脸色立刻调整为凶恶，向那为首壮汉喝问道：“你是这个意思吗？”

为首壮汉冷声道：“不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有种就留下你的名号来！”

杜小帅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种，淡淡笑道：“我叫杜小帅！”

为首壮汉怒哼一声道：“好！咱们记住了，后会有期！”一施眼色，便领着那些狼狈不堪的壮汉逃去。

小叫化上前大拇指一竖道：“杜小帅，你好棒！”

杜小帅呆呆地问道：“小兄弟，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

小叫化夸张的做个要昏倒的姿势，翻白眼道：“唉哟我的妈！你还真不够驴的，刚才不是你自己告诉他们的吧，我又不是聋子！”

杜小帅揉了揉鼻子，笑得有够瘪地道：“说的也是……”一眼发现他腿上在流血，忙问道：“你受伤了？”

小叫化一脸毫不在乎地笑道：“烧款代志（小意思）一点皮肉之伤，算

不了什么。走，我请你喝酒去。”

杜小帅窘红着脸：“不用客气，我不会喝酒啦……”

小叫化道：“走走走，不会喝看我喝，你光吃菜就行了。”不由分说，一把拖了他就走。

杜小帅一把甩开他的手道：“不要啦，我又不认识你……”

小叫化白眼一翻笑骂道：“唉哟我的妈啊！你这人还真不是普通的‘逊’，现在咱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杜小帅伸手轻弹耳朵，歪着头道：“嗯，你已经知道我叫杜小帅，可是我却……”

小叫化接道：“你就叫我小杨好了。”

杜小帅眼珠子一转，惹笑道：“你姓杨，还是名字叫小羊？”

小杨斥笑道：“我还有小牛小以呐！我是木易杨，不是牛羊的羊。”

杜小帅微微点头故作正经地拱手道：“原来是杨兄弟。”

小杨一拍他的肩头，道：“别他妈酸溜溜，又不要做酸辣汤。什么洋兄弟，土兄弟，叫我小杨就对啦！”

杜小帅笑眯眯地点头道：“是是是，小杨，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些家伙为什么七八个人打你一个，而且还想送你回老家？”

小杨笑问道：“你真想知道！”

杜小帅抽翘嘴角：“废话！我不想知道，干嘛要问你。”

小杨黠笑道：“没问题，咱们边吃边聊，走吧！”又一把拖了他就走。

为了满足好奇心，杜小帅只好任由小杨拖着他向前走去。走出两三里，才勉强看见一个小小的村镇。

小杨伸手一指道：“前面就是‘十里铺’，别看它只有三两百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镇上吃喝玩乐，应有尽有，连赌场都有哦！”

杜小帅不知赌为何物，很呆地问道：“赌场？”

小杨边走边说道：“是啊，你喜不喜欢赌？”

杜小帅死气憋裂地笑道：“我连赌是什么鬼东西都不明白，怎么会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小杨笑骂道：“真逊！”

两个迈开了脚步，不一会儿，已进入小镇。

小杨象是识途老马，带着杜小帅，走进一个搭建在屋前的简陋草棚。

这里只有几张桌子，是专为过路的商旅所设，附近的樵夫猎户也常在这里歇歇脚，喝上两杯。

由于价廉物美，生意倒是挺不赖的。

他们进入棚内，并未引起其他人注意，找了张空桌坐下。棚内只有个掌柜的老头，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店小二，正在忙得不亦乐乎，没有马上过来招呼他们。

小杨可不高兴了，用力一拍桌面，大声叫道：“伙计！伙计！”